

唐宋傳奇



爱与忧伤的盛世传奇

佳期杳如年

■ 张溪琳 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佳期杳如年

爱与忧伤的盛世传奇

张溪琳 著

★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UBLISHING



张溪琳 · 著 张中书 · 封面设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佳期杳如年/张溪琳著,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309-5765-3

I. 佳… II. 张… III. ①传奇小说—文学欣赏—中国—
唐代 ②传奇小说—文学欣赏—中国—宋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 第134001号

佳期杳如年：爱与忧伤的盛世传奇

出版人	肖占鹏
作 者	张溪琳
责任编辑	王轶冰
特约编辑	冷国东
装帧设计	引文馆·闫薇薇
版式设计	引文馆·任 翀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6开(670×1010毫米)
字 数	110千字
印 张	12.75
书 号	ISBN 978-7-5309-5765-3
定 价	24.80元

序 言

每一段光阴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传奇。所以，穿行于唐宋绵密而华丽的时空里，怎么能不采撷那些细琐却美好的故事。如同一个走失于旧年微光的锦盒，藏匿着不为人知的良言涓意。无意间敲开的锁链，那些辗转于盛世角落的爱与忧伤就开始缓缓流传。故事本就是寂寞的语言，只是因为讲述得缠绵，只是因为故事中的女子迷失于爱恨的双眼，才透露出灼热与喧嚣的世间。传奇，不是悲壮的丹青册，只是盛大的历史里细小的尘埃，因为人间平凡的悲喜而开出了花。这花朵是一个女子玲珑的青春，温柔的伤口，欲拒还迎的爱情，看遍繁华的人生。而再绚丽的人生也不过只是一场行将远去的漂泊，漂泊于长生殿的绮罗旧衣，遗失于扬州烟柳间的沉香，回旋于汉宫秋夜的舞鞋，坠落于金谷园的翡翠霓裳。那些粉红的旧事，在时光的尘埃里依然鲜艳，只因这些从黯淡的故纸里走出的女子、绽放的情事，踟躕于青春的身影，委婉而决然。只是往事太过漫长，已经追溯不到它原本的模样，所以但凭这些流连于巷尾街头的传奇轻轻地张望。“佳期不可再，风雨杳如年。”时光洗刷的只是回忆的浓度，良辰始终定格在昨日动听的瞬间。相隔凝视，便会意于心田。

目 录

序言 / 1

缠绵的伤口 / 1
霍小玉传

你的灵魂与我远走高飞 / 12
离魂记

恰似你的温柔 / 19
李娃传

谁惹章台柳 / 32
柳氏传

谁的莺莺，红豆熬成的爱情 / 41
莺莺传

马嵬，化作春泥的红颜 / 52
长恨歌传

洞庭，潮湿的爱情 / 62
柳毅传

琥珀的女子 / 72
任氏传

渡，红尘 / 79
虬髯客传

玲珑的刺青 / 86
红线

人生若如再相见 /93

无双传

一场走失的心情 /100

飞烟传

桃之夭夭 /112

崔护

死于青春 /119

绿翘

漂泊于旧年的玉杵臼 /127

裴航

十年一觉扬州梦 /135

扬州梦记

想前事悠悠 /142

袁氏传

他的脸上有传奇的色彩 /151

昆仑奴

劝君看取名利场，今古梦茫茫 /158

南柯太守传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 /166

流红记

金谷年年，乱生春色为谁主？ /174

绿珠传

那只长满了忧伤的舞鞋 /180

赵飞燕外传

枕着繁华入睡 /186

李师师外传

缠绵的伤口

霍小玉传

生死悲欢总关情，仿佛是霍小玉一生传奇最恰当的概括。一个情字，似乎写尽了故事的全部，黯淡了时光里的其他色彩。关于这女子的记忆，像一支坠入深潭中的紫玉钗，虽然依旧美好自持，却有着不可回转的悲哀。疼痛得美丽，寂寞得沉静，虽然没有整饬的优雅，完满的终局，却依然执迷不悔于自己的曾经，强烈地疼惜着过往的意乱情迷。

在这女子柔软而倔强的心里，爱情即是生命，不管它所呈现的是什麼，是如琉璃般繁华而盛大的光泽，或者是如翡翠般温存而绵融的质地，还是像岩石般坚硬而沧桑的纹理，都是变幻而艰深的宿命。所以，她从不逃避，而是照单全收，她深知自己是这世间的弱势，求一个现世安稳已是奢望，因此就将生命的全部气力投注于一次爱情的博弈，对手是这个陈旧的时代和卑微却执著的自己。

张爱玲说：“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长满了虱子。”这生长于乱世的女子，看遍了人世间的浮光掠影，看穿了演剧般的爱情，所以执意写尽人世的残忍与悲凉，却始终对自己狠不下心肠。她是一个表演者，有着华丽的妆容，精致的演技，不管是柔情蜜意，还是鲜血淋漓，都可以拿捏得恰到好处，只是说不出其间哪一个才是真

正的自己，或者是有意深深地藏匿。

而霍小玉却不是一个合格的表演者，或者说每一个舞台上的她都是自己，每一场欢喜或悲伤都是发自内心的着意。只是生命骗相太多，而戏既已开幕，又无法逃避，只好纵身其中。含恨的、不如意的，若能糊涂一点，也便可就此过去，可是霍小玉偏偏太过认真，每一幕都演得尽心竭力。因为太过入戏，所以伤痕累累，所以身心俱疲。

如果生命仅仅是段折子戏，只把最精华的部分仔细唱过一遍，纵然累极，却也许终可得圆满。可它偏偏是一本大戏，中间有太多的跌宕起伏，要唱完它是多么的不易。所以即便由现世观望过去，仍然忍不住为她心疼，为她叹息。她的人生是一个古老的伤口，虽然带着风霜与伤痛的痕迹，但依然美丽。最深的破碎在心里，所以有缠绵的暗涌，深邃而轻盈。

明人胡应麟论及此篇时道：“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所谓精彩动人不过是人间旧谈里一段隐秘的情殇。故事里所提及的霍王，是唐太宗之弟李元轨，霍小玉是他的小女儿。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元轨坐与越王贞谋反，事败而亡，而此时，霍小玉已有十五岁了，因她“将欲上餐”，霍王还曾令玉工为她制作紫玉钗。不想霍王兵败身亡后，谋反者的罪名留给妻女的是沦入娼门的下场。所以，失去亲人的疼痛还没来得及呻吟，又匆促地被打入另册，“谪为下界”，降为娼女。虽然她依然过得养尊处优，依然是明媚如蔷薇的女子，只是有了许多无以言喻的缺失。这些缺失长于心里，发不出半点声息。

旧时女子的生命轨迹大都相似，只是当身体被烙上了“娼”的

印记，一切握在手里的幸福便都成为明日幻影。那一支剔透而晶莹的紫玉，如今还留存于手心，可是已失却了往日的美感，只留下一个苍凉而华丽的姿势。深闺里洁净的凤愿，骤然间堕入深渊，岁月不可止步，脆弱的红颜于尘世辗转，剩下的只是待价而沽。然而，霍小玉毕竟不是寻常女子，即使沦落风尘，心里却依然渴望着爱，即使内心深知这必将是一场劫难，却毅然执著地投身于其间。她抱着一个与自身身份不相符的愿望，镜花水月般的幻觉，如同捧着一颗稀世珍宝，时时顾念，舍不得丢弃。所有这个年纪的女子都可以做梦，可是霍小玉却做不起，因为这梦必将漫长而曲折，也许会搭上原本可以保留的终局。没有人提醒霍小玉这是她不该做的梦，也始终没有人舍得拿走那些应属于凡尘女子的柳暗花明。

所以，李益适得其时地出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青衫少年，长于书香门第，诗思敏锐，辞清句丽，二十岁中了进士，只等明年复试，再由吏部考核授官。如此背景下的男子，便卓然成为当世女子潜在的追逐与归宿。唐代进士多以博学宏词科出身，少了思想樊篱的束缚，狎妓之习也就不足为奇。所以，作为初第进士的才子，李益也免不了谋求佳偶相伴。市井艺妓兴盛的唐朝，文人与妓女一直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每年数以千计的文人赴京应试，流离于异乡孤立无所，秦楼楚馆里的暖香玉怀便成了最真实而直接的慰藉。这些暴露于世间的鲜艳亮丽，始于曲折的命运遭际，所以施与文人的是一种关于人生独特的体验与哲思。她们大都有着深沉的涵雅，所以适时地承载了痛楚与宣泄。只是金钱与肉体之间纯粹的交易关系，容不得情感的立锥之地，所以不管彼此是怎样的相互怜悯与疼惜，都止于尘缘以外，都不免最终消弭。

李益与霍小玉相遇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做鲍十一娘的女子。她

代表着风月场中一个特殊的群体。经历过风尘的洗礼，功利与颓靡教会她们如何在男权社会中顽强生息。游走于豪门权贵之间，学会了巧言令色的本领，却也奴化了身心。虽然赎身从良，看似逃离了沉沦的境遇，其实却陷入更深的渊底。成就了他人的悲剧，自身又何尝不是交易的悲剧。

霍小玉拥有一个妙龄女子所应拥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唯独没有自己。如同养在幽深庭院中的金丝雀，纵使有华美的羽翼，却始终没有飞翔的权利。高贵的出身，精致的容貌，深沉的素养在命运的深潭中，只是关于自身的一个完美的错误，华丽的嘲讽。可这些却恰恰博取了爱情。当鲍十一娘将之说于李益时，这少年竟喜悦得神魂飞驰，连骨头都轻了起来，言道：“一生作奴，死亦不悛。”并急切地询问她的居所。鲍十一娘便将小玉的身世讲给他听。“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爱之。母曰净持，即王之宠婢也。王之初薨，诸弟兄以其出自贱庶，不甚收录。因分与资财，遣居于外，易姓为郑氏，人亦不知其王女。资质秾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某具说十郎。她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欢惬。住在胜业坊古寺曲，甫上车门宅是也。已与她作期约。明日午时，但至曲头觅桂子，即得矣。”

霍小玉“出身贱庶”，她的母亲净持只是霍王的一名宠婢，一生的命运附着于一个男子。即使从前的生命是怎样一袭绚丽的锦缎，也免不了人走茶凉的清冷宿命。当男子的世界一夕坍塌，再明艳的丝绣也只能变成凄美的碎片，再也拼凑不出未来人生的完满。她们的生命定位本就是非人化的，只是男子随身携带的玲珑珠玉，徒有美丽的身躯，却不能掌控自己，伴随着她的是随时的审判，随

时的被抛弃。霍王一去，她便失去了生存的保障，昔日的锦缎被弃之如敝屣，浓郁的色彩只存留下一种悲剧感的华丽。无人问津，无人怜惜，曾经靡丽的过往如今只是一场生命凉薄的展映。

可是霍小玉与她并不相同，她没有母亲与男子悠长的经历，所以净洁的心依然渴望爱情，依然渴望深入世间的悲喜。就像一个站在渊底的人，仰望着上方遥远而细小的光芒，身心怀有无数关于希冀的战栗。她虔诚地期待并相信，爱是恩慈，爱如拯救，可以宽恕生命的卑微，可以救赎行将沉沦的灵魂。而李益的出现如同漂泊的流年里忽然闪现的岛屿，已经足够停靠疲倦的昨日，所以便安心地接纳，欢喜地相遇。

鲍十一娘走后，李益惊喜得不能自持，匆忙打点行装，并遣使家童秋鸿到堂兄京兆参军尚先生那里，借来黄金衔勒，青色骊驹。夜晚沐浴更衣，遥想佳人，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天色朦胧，便起身引镜而照，盘带巾帻，恐事不成，内心一时惊惧不已。踟躅之中，时间仿佛停滞不前。终于等到了正午，就立即快马加鞭地直抵约定的胜业坊。果然有一位青衣小厮等候在那里，看到李益便迎上前来问：“来人莫非是李十郎？”李益急忙下马，遣小厮将马牵入庭中，匆匆地锁上了房门。只见鲍十一娘从内庭走来，远远地望见李益便调笑道：“何等儿郎，造次入此？”接着随意打趣了他几句，就将他领进了中门。深浅如适的庭院，生着四株明艳欲滴的樱桃，西北角上挂着一个鹦鹉笼，见到李益进来，鹦鹉突然叫道：“有人入来，急下帘者！”李益生性雅淡，此番场景之下心中本就忐忑，又忽听鹦鹉骤鸣，便愈加愕然不敢向前。徘徊之间，只见鲍十一娘引着净持下阶相迎，并请入内室而坐。李益暗暗地打量着眼前的妇人，虽然已四十有余，却依然娟秀多姿，举手投足间暗藏着

妩媚优雅的质地，一股清矜之气扑面而来。净持悠悠地向李益言道：“素闻十郎才调风流，今又见仪容雅秀，名下固无虚士。某有一女子，虽拙教训，颜色不至丑陋，得配君子，颇为相宜。频见鲍十一娘说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帚。”李益便急忙称谢：“鄙拙庸愚，不意顾盼，倘垂采录，生死为荣。”

于是便摆下了筵席，小玉这才从堂东阁子中姗姗而来。李益立即上前迎拜，相望之时，只觉得满目光彩飞旋，内室之中，如同环绕着琼林玉树一般，骤然间光彩射人。转念间才惊觉，这迷离的色彩不过是眼前女子的眼波流转。小玉行礼后便坐在了净持的旁侧，净持转身对她说道：“你时时诵念的‘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便是十郎的诗句。你整日吟想，何如今日一见。”小玉低垂着双髻，如同羞涩的华绢，轻轻地微笑，细细地说着：“见面不如闻名。只是才子岂能无佳人相伴？”李益听闻便霍然起身拜揖：“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小玉母女相视而笑，会意于心。觥筹交错间，李益忽然起身请小玉吟唱。小玉起初矜然相却，后来净持一再要她来唱，便随意轻轻哼唱了起来。深邃的月夜，清明而澄亮的嗓音在闲庭里回旋，似乎时光就在这浅吟中深深地睡去，而不露一丝痕迹。

夜阑如深井，华美的帘幕间，温存如锦帐般铺陈在幽静的西院。佳人温顺柔媚，无限娇羞。旧年里彼此缺失的光阴，流连于散落的罗衣，盛开的发丝，战栗的玉肤冰肌，换取夙夜的同枕亲昵。夜半之时，李益起身望见帐前独坐的朦胧身影，似如巫山神女般奇迷，又恍若洛浦宓妃般轻盈。只是佳人转眸间忽现晶莹的痕迹，一夜欢愉却让人不禁叹息，她深知自己本是娼妓人家，虽然自爱，却终究身陷风尘之中，无能为力。今日的男子看重的也不过是己身光

鲜的容貌，唯恐一昔色衰，恩情便从此随之移转，使女萝无所依傍，秋扇徒自捐弃。遥想到此番境地，不免在欢极之时，悲从中来。佳人轻轻地涕泣，也湿润了李益软绵的心地，他伸出双臂，试图温暖小玉深重的自我毁弃与怜悯，一时间竟突然觉得也许这样柔软地相偎相依就足以弥补生的裂隙，死的无依。

心潮涌动间的男子，总是太过轻易地许下誓言，却无从知晓这誓言于女子就是终生的信仰，胎记般的回忆。所以当李益说：“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著之盟约。”小玉悲戚的心突然就生出了繁盛的花朵，唤来侍女，牵帐秉烛，施之笔砚。小玉操弄管弦之暇余，也爱诗书，所存留的笔砚，皆是霍氏旧年里的珍藏。取出的秀囊里是三尺越姬乌丝栏素绢，授予李益。长于日月河川的盟誓，恳切而动听得如同谎言的模样。那只沾染了旧日底色的宝匣，是否承载得了这样深重的诺言，或者只是女子心生的慰藉，不过是死水微澜。

胶着的时光总是短暂，一年间如同一昼夜。两载的形影不离到了尽头，第三年的春天，李益以书判应试得第，授官郑县主簿。赴任前夕，有如春日将失，细密的离愁缠绕着女子，仿佛无尽无望。小玉自知这光环笼罩下的男子，今生终不能唯己所有，以后定会有无数门庭光耀的女子等待投身。索性只求一段倾其身心的时光，而舍弃了终生的相顾。于是她向男子讨借八年的恩爱，八年后彼此互不相干。即使往后是青灯披缁地度日，也总算不枉此生。李益怎能忍心抛却这样一个可人，“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固请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誓言虽然应景而生，却难免说得太过频繁，旧日的女子沉溺于其间荒芜而明亮的深情，所以失去

了爱的底线。

旧年的婚姻是淡化了爱情的名分，所以当名门望族里的小姐与严厉专权的母亲粉墨登场，李益脆弱的誓言骤然间变得岌岌可危。人生至乐掩盖不了现实的残忍与麻木，爱情在触及悬殊的真相时，便从巅峰跌入深渊。扑面而来的压迫让男子轻易地屈从了自己薄弱的内心，默认了这将要改变的一切，唯独忘却了那女子残生的夙愿与迫在眉睫的誓约。

那女子此时却四处询问男子的踪影，可得到的不过是些无望的虚言。心事惴惴，不免忧思成疾。一载的奔波忧虑，瘦卧空房，竟生绝症。为了找寻李益，已资财殚尽，只好变卖旧物。那支旧年里的紫玉钗，如同这女子的身世，也不免流离的命运。只是它身上镌刻了凄凉的岁月与执著的深情，而不胜伤感。那早年里雕琢它的玉工，相遇时竟也忍不住涕泣，只为这剔透的玲珑竟生苍白。

正值李益进城送聘礼，遇上了表弟崔允明。允明是宽厚敦然之人，又恰与小玉相熟，便将李益的消息据实以告。虽然内心对无常的命运早已有所猜想，但当苦涩的现实陈列在眼前时，它的杀伤力还是太强。当时应是觉得全心全意地对待必定有所回报，才舍得义无反顾。可是破碎的终局，却毁弃了所有曾经的沉溺。心中巨大的疼痛发不出声音，只是轻轻地叹息：“世间岂有是事乎！”可即使疼痛，这女子心中仍然有爱，宁可画地为牢，也不甘愿就此轻言放弃。于是遍托亲朋，想要再见李益一面。李益自愧于愆期失约，又听闻小玉病情沉绵，心中不免恻然悲悯，可这悲悯却太过吝啬与单薄，竟连再次相见的心情都不能支撑。爱情所盼望的全部，不过只是一瞬间。因为，她并没有奢求过一生。

她妄图挤进一个坚硬的生命，却弄得自己头破血流，而换来

的却不值一丝惦记。自欺欺人的爱情，是明知故犯的悲剧。强盛的感情一旦走入坟墓，必然弄得身心俱碎。小玉不是不曾想到现实的结局，只是没有预期这爱情最终竟然连敷衍都不能换取。于是日夜哭泣，寝室全废，冤愤郁积，缠绵于床第。有些事可以选择它的开始，却始终不能预知结局，爱情亦是如此，有着众多的变数，所以留给女子的是宠辱皆惊。病痛将生命的波折隐隐约约地沉淀，细琐琐碎的记忆就瞬间复活，她觉得自己再次回到了往昔的相知相与，却发现事到如今只剩一场华丽的满目疮痍。光芒悉数坠落，生命只是一场诺言拼凑的幻觉。

幻觉之中常有陌生的梦境，若隐若现的希冀沉睡在梦的疆界。她仿佛看到了一个黄衫男子抱着李益而来，到了席前，要她脱下绣鞋。梦醒后，她说与净持：“鞋是和谐，也许我们还能再见；脱是解脱，先合而后解，预示我们今生再不得相守。我们定会再见，见了，我也就解脱了。”晨间，她觉得自己突然清醒异常，便要净持帮她梳妆。妆毕，李益果然来了。她换了上衣，自己走了出去。望着眼前的男子，她觉得自己突然间失去了语言，前尘往事在身后簌簌地下坠，恍若隔世。她用袖子遮住眼角的湿润，试图沉淀，才发现原来生命的一切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原来李益只是那位黄衫义士骗请而来，并非有心相探。小玉望着筵席间那张熟悉而陌生的面容，突然感觉到生命的碎裂，身心早已透支，勉强至今时今日，也不过是想再见这男子一面，像是走完一段惨痛青春的过程，即使荒凉破碎，也要一个免于迷失的结局。她用左手紧紧地握住男子的臂膀，仿佛要将生之苦痛悉数传递，举起斟满的酒杯，撒落于地上，用尽最后一丝气力说道：“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

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微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话说完了，生命也终于尘埃落定。

李益被这女子所震撼，除了怀中真实如斯、沉重如斯的死亡，还有那殉道般灼热的爱恋。他被这爱灼伤了，并留下了终其一生都难以磨灭的伤疤。他给了小玉一片星空，却无法在白昼闪耀。他试图填补这女子内心的缺失与伤痛，却依然只是空洞虚无。他为这女子戴孝，日夜涕泣，只为祭奠那些婉变相得的曾经。恍然间望见灵帐之间闪现的脸庞，依然明艳，恍如生前。陈旧的石榴裙裾，鲜红如血，仿佛生之霓彩，死之华裳。他忽然惊觉灵魂的空旷，因为少了这女子的深情，现实的光芒骤然憔悴黯淡。原来世间万象都是一段有去无回的爱情，而爱情不过是世间的一段平凡的事情。

小玉轻轻地说了句：愧君相送，尚有余情。幽冥之中，能不感叹。便从此离去。如同两河流域的英安娜，女子爱与恨的本能在死亡里触及了神祇。蒋防说李益疯了，是因为小玉的魂灵还时时缠绕着他余下的婚姻，还是那男子的伤痕太重，终不得解脱，只是猜忌、伤郁一直都未曾离去。所以卢氏成了另一个不幸的女子，虽然拥有天生高贵的姓氏与出身，却难逃婚姻的破碎，她从头到尾得到的只是一个情感的摆设，虚化的身份。

黑格尔说：“爱情在女子身上显得尤为美丽，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并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一阵狂风吹熄掉。”只是相较于形容枯槁的生命，爱情终究给予了生死般的美好与决然。一个落雨的夜晚，那女子穿过浩繁的往事，深入人世间，所得的不过是种种镶嵌于人生的不可回转

的注定。只是她从没有悔意，一出生命的折子戏唱得荡气回肠，似有万般伤诉，也只是细小如泣。那一场耗尽了身心的爱情，流连了几多岁月，却依然丰实完满。只是还有失落的伤口，若隐若现般，讲述这女子缠绵的激越与平淡。

一个女子的一生如同一朵莲花静静开放又安然凋落的声音，微弱而坚贞。手中的少年颜色染了星辰，伤口熬成了黏稠的夜，于一座玲珑的梨花冢旁尘埃落定。净洁的心，不过因爱情盛放，又死于爱情。